

藏在胸口的壓力

三軍總醫院實習醫學生 王承恩

「嗒次、嗒次…」自動心肺復甦器不懈地按壓，規律地完成自己的職責。機器聲圍繞在急救區，像是賽場上不間斷的加油與吶喊，但對家屬來說或許是一次次的沉重負擔。這是我在急診第二次遇到的院外心跳停止急救，但這場急救非常不一樣。

* * *

數個月前的某天傍晚，奶奶剛入院準備接受一系列的檢查。病房窗外可見的不是白色巨塔的磚瓦，而是羅列一旁如保衛軍的行道樹及遠眺可見到準備挑燈夜戰、仍充滿活力的醫學生宿舍。

「那麼晚了，還沒下班嗎？」奶奶的大兒子說道。

「哦，我們想來跟奶奶聊聊，問問奶奶的情況。」

奶奶是我跟同學一起追蹤的外科病人，她因為背痛到神經內科門診，卻在胸部X光發現了肋骨下方有小結節，便被轉診至胸腔外科做進一步的檢查。從言談中得知奶奶的家庭關係非常和樂，子女事業有成，孫子也考上心目中的大學。奶奶平時就在家附近逛逛，跟其他人聊天，早上在麥當勞裡吹著冷氣，晚餐時則輪流到住在附近的兒子們家一起吃飯，晚上還會追韓劇，一次追好多部，劇情也不會搞混，真不像將邁入耄耋之年的人。但奶奶其實還有著其他疾病，如糖尿病、高血壓和真性紅血球增多症。也許奶奶是個身經百戰的生命鬥士，我們每次去探望她時，怎麼看都不像病歷記載有

憂鬱症狀的人，但也可能是奶奶面對我們時的偽裝。

「耶，我後面有兩個小跟班了」奶奶開心地說著。

我心底想著，其實該開心的是我們，因為奶奶願意讓我們在旁邊像學徒般跟著做檢查，甚至到後面的治療追蹤。

還記得某次奶奶要去做檢查，我們一起走過長長的中央走道，牆上的畫像是我們共同的話題。

「這些畫好漂亮。」奶奶說。

「奶奶平常有在賞畫嗎？」我們問著

「偶爾看看啦。」

我這才發現，那平時匆忙走過而從未停下腳步欣賞的牆上景物，竟是當時為了解除緊張、緩和氣氛的良方。

住院檢查的結果出來，奶奶是非小細胞肺癌，且有骨轉移。我們便跟隨著奶奶從胸腔外科到血液腫瘤科醫師的門診。在診間外的漫長地等待時，奶奶的大兒子對我說：「我的某一個弟弟在另一家醫學中心被診斷縱膈腔長東西，太大了，那裏的醫生束手無策，說從來沒看過這樣大的腫瘤，現在要到另一家醫院做治療。」這樣的消息對一個家庭來說，實在是很難承受。難怪即使外科醫師已經詳細解釋病情了，對大哥來說，他還是認為奶奶只是「感染」而已，可治癒。在門診時，血液腫瘤科醫師再一次向他們解釋，這時大哥好像才理解到奶奶的病情。特別的是，當奶奶聽到這樣的結

果時，顯得非常坦然面對。血液腫瘤科醫師評估奶奶的情況，因為有EGFR基因的突變，決定讓奶奶使用標靶藥物治療。

某日在電話追蹤時，大媳婦對我說：「我想要跟其他家人談談安寧，不想要奶奶那麼辛苦。」在標靶藥物的治療下，雖然奶奶的疼痛有好轉，止痛藥也減少了，但是標靶藥物腹瀉、口破的副作用仍然持續著。然而對於大哥以及因為奶奶生病而回台灣照顧的另一個女兒(大姐)來說，看到奶奶的情況還可以再努力，也都會想要再繼續試看看。沒想到一個禮拜後，奶奶腹瀉的情況加劇，甚至到一天二十次的程度，連止瀉藥也無法改善，而奶奶只要看到那顆藥就害怕。大姐打電話告訴我們：「我媽媽現在嘴破，吃不下也睡不好，連下床都需要別人攙扶。」醫師評估停藥後，奶奶的狀況逐漸好轉。然後奶奶開始吃回較低劑量的標靶藥，腹瀉的情形也都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。

* * *

冷冽的冬季總是殘酷。在一月的某個早晨，一位院外心跳停止的病患被送進急救區，在醫護團隊的努力下被搶救回來。心臟超音波發現有一個非常大的腫塊壓迫著左心室。在醫師跟家屬解釋病情時，我發現大哥站在旁邊，這才猛然想起大哥先前提過他弟弟的情形。我回到了休息室，沉澱了半晌，無比雜亂的思緒怎麼也理不清，我所能對大哥說出的一句話只剩：「保重，要照顧好自己」。

「你看，現在是我弟弟了。」大哥強忍淚水回我。

緊迫盯人般的腫瘤在短短的這半年中接連侵擾這一個家庭。我所學過的那些醫學知識、心理支持在此時顯得毫無用途。周圍家人的陪伴以及時間也許才是比較好的解藥。當天晚上，大哥的弟弟離開了。

農曆年後，奶奶的狀況越來越差，最後決定住進安寧病房。我才知道，奶奶在過年時團圓時，怎麼數也數不到那心愛的兒子，悲傷欲絕，之後奶奶身體的狀況就越來越差。在安寧病房的那段期間，我和大哥、大姊開始聊安寧療護的議題，並思考著自己若是遇到類似的問題該如何抉擇。一個禮拜後奶奶離開了，而與奶奶一家人共同經歷這些事情的我，感覺在成為醫師的路上又往前走了一步。☪

